

合刊《古泉汇》《续泉汇》序

王贵忱

清同治、光绪年间，先后出版的李佐贤《古泉汇》和鲍康、李佐贤合编《续泉汇》，在我国钱币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也是百余年来搜求、研究古钱币者所不可或缺的两部书。唯原书传本甚稀，一九七八年台湾儒林图书有限公司曾影印过一次，而大陆读者难能见到。为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北京出版社特以原刊初印本作底本，精印合刊《古泉汇》、《续泉汇》二书，诚是钱币学界的盛事。承远道来书属写序文，谨述所闻如次：

李佐贤（1807—1876年），字仲敏，号竹朋，清利津（今山东利津）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官至汀州知府。雅嗜金石书画，多所成就。著有《得壶山房印寄》、《书画鉴影》二十四卷、《古泉汇》六十四卷、与鲍康合编《续泉汇》十六卷、《续泉说》一卷；别有《石泉书屋类稿》八卷、《石泉书屋诗钞》四卷、《武定诗续钞》二十四卷、《石泉书屋金石题跋》一卷、《吾庐笔谈》八卷、《石泉书屋尺牘》二卷，是著名古物鉴藏家、古钱币学家。就中以同治三年（1864年）石泉书屋刻本《古泉汇》最

享盛名。此书分为五集：首集为四卷，卷一凡例，卷二目录，卷三历代著录，卷四节录诸家钱说；正文分为元、亨、利、贞四集，元集布币十四卷，亨集刀币十四卷，利集历代圆钱十八卷，贞集异钱杂品十四卷，总六十四卷，共收钱币、钱范五千零三品，图文并茂，为旷古所未有，乃集大成之作。此书钱图亦有少许伪品，如元集卷九小型三孔币；亨集卷一齐之化三字刀、九字刀；利集卷一重十二朱，卷六永光、景和，卷九真书永隆通宝，卷十四篆书端平通宝，卷十七洪武小平背雅；贞集卷一宝货等钱，皆属可议品。又将明天启误作元末天启，某些越南古钱误作中国钱。此类小疵原是受历史条件限制所致，只要细心复案，即能辨之。

鲍康（1810—1881年），字子年，别署观古阁主人，晚号臆园野人，清歙县（今安徽歙县）人。道光十九年（1839年）举人，曾为内阁中书，官至四川夔州知府。后因忤逆上官去职，遂归隐臆园终老。鲍氏致力钱币研究五十年，创获殊多，精鉴赏，富收藏，以治学严谨著称，颇为海内钱币学家所推重，有『古钱泰斗』之誉。著有《观古阁泉说》一卷、《丛稿》二卷、《续丛稿》一卷、《丛稿三编》二卷、《大钱图录》一卷、《臆园手札》一卷、与李佐贤合编《续泉汇》等，均已刊行。晚年校刊之《观古

《阁丛刻》，是中国第一部钱币丛书，所收除自著钱学数种，并收有刘师陆、喜海、陈介祺、李佐贤诸人著作。其《续泉汇》，乃晚年与李佐贤合编之力作，向以精审闻名。此书依《古泉汇》体例，分为元、亨、利、贞四集。元集布币三卷，亨集刀币三卷，利集历代圆钱三卷，贞集收无考品、泉范五卷，合补遗二卷，总十六卷，共收钱币、钱范九百八十四品。

《古泉汇》、《续泉汇》二书，共收钱图六千品，为古典钱币学专著中之巨作，今合刊面市，对促进古钱币研究，必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是可预卜者。

古
泉
匯

前序

李竹朋先生為余序泉選亦索余序
其書余經年未敢下筆以泉之為用
先生已備言之歷代譜家皆備言之
余復何言近代譜家之得失余為劉
丈燕庭序泉苑亦備言之今更何言
願余荷先生下交且先生之書又不
可無余一言無已姑就余所見諸家

之泉其詳略有不同等者述之以塞責可乎夫泉譜不備不足傳不精不可傳備且精而無新奇可喜之品為諸譜所未載亦不得以傳余雖長貧賤而諸名流之謬相引重匪朝夕矣戴醇士大司馬吳子必閣學吳我鷗觀察僅以神交葉東郊世丈陳壽卿前輩富於金石於泉也不尚專門李

古農前輩陳武甫明府吳霖宇徐諫
何鏡海內兄所獲皆少於余古農善
疑所收惟齊刀為勝武甫霖宇購泉
均非余選定不可武甫但取備格不
貪多霖宇為先生高足因予賜以豐
貨泉遂訂交選泉必取其精鏡海與
余則時相誇妒竊觀咸捧腹獨劉子
敬姻丈藏泉最富與翁丈宜泉稱石

友余嘗恣憑其著譜至引後世誰知梓定吾文者為勸惜乎不果念之惘然集大成者厥惟劉丈燕庭余獲徧觀之其所得之奇不下數十品而官蜀所收南宋錢泉出奇制勝至三百種尤昔人所未見未聞有古泉苑一百卷藏諸家呂堯仙中丞稍次之曾寄示孝建四銖五十四種使人拍案稱

快最後殆因霖宇獲交於先生蓋耳
先生名者十餘稔矣先生一見即引
為入室每過從輒出所藏相示其精
且多與燕庭丈相埒而詳人所畧莫
過於列國幣小刀各多至三四百種
視燕庭丈之鏹幣百餘種殆足為而
未譜家補憾嘗與先生徧舉諸譜所
載刀幣悉寥々獨先生之方足幣尖

足幣磬折刀背文紀數皆有自一至十
及廿卅諸字不特人所未備亦多人
所未知尖首刀文字亦夥茲數者多
歷年所銅質久朽不及早裒集以廣
其傳恐更百十年必無有知前代制
作如是其詳至者不大可惜乎初思
與先生共輯一譜以諸家之永余兩
人曾徧拓之又各有創獲合之可四

五千品抄衷衆說彙為巨觀惟其願
太奢懼不克副莫若先其所易就先
生獨得之秘自來略焉弗詳之刀幣
壽之冬梨俾無負數十年搜抉之苦
心而亦實足為後來者擴充眼界既
備復精視劉之錢泉呂之孝建又因
一新奇可喜於諸譜外自樹一幟兼
以見一刀一幣之細掇以輕心即無由

周知其故推之入而讀書出而涉世一
端稍々忽略必終其身茫々然斯即
小可以觀大矣世之讀先生譜者嘗
不河漢斯言咸豐八年秋歙鮑康序

後序

余既為竹翁序泉匯矣念同好零落
殆盡惟吾兩人得聚首京師無數日
不相見、輒談泉以為樂適有友携
泉至都者余為竹翁作緣購百數十
品由是古泉之興日以熾竹翁嘗笑
謂余曰吾輩皆百幸過半之人偶
得一小如榆莢之泉傳觀歎賞詫

為得未曾有旁觀必有大笑為瘞絕
者此中真樂洵不足為外人道也余
以竹翁所藏刀幣甲於同人勸其先
著一譜竹翁曰善矣然猶有憾也以
吾兩人生古泉極盛之時又偏識海
內藏泉家凡奇異之品得一拓而存
之繁富夥够莫可殫究時我弗可失
不早為訂一全譜數十年後日就散

佚未必有集大成如今日之盛者近代
刊行之譜惟初氏言金所見錄為最
多他如翁氏之彙考劉氏之泉苑惜
乎皆未成編而初氏所輯幼時歎為
巨觀者實祇千數百品今吾兩家之
泉拓殆過之三倍蓋因著一譜以永
其傳乎余閱而欣然顧日馳逐輟紅
塵中百務紛乘弗遑沒事不得不以

此事推袁竹翁之遂奮然濡翰每脫一稿先以相示余有所正即時改定參互考證不憚至再至三蒼萃衆說折衷一是不詭異不苟同稍有可疑者輒置弗錄並選都藏數百種並以諸家墨布得永凡五千有奇洋洋乎大觀哉後來者不可知而空前一語信足以當之矣雖余也抗塵走俗而

得暇輒與竹翁羅列泉幣斷其時代
之先後證其筆畫之異同辨析其輪
郭面背之各沒其制往來刻及毫釐
至忘晷刻尤喜竊名卷裏附驥以傳
其欣幸有不可殫述者遂濡筆而為
後序咸豐九年秋歙鮑康又序